

成昭伟 张思永 主编

望文生“译”：

英汉翻译中的“假朋友”

"False Friends"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国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望文生“译”： 英汉翻译中的“假朋友”

“False Friends” i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主 编 成昭伟 张思永

副主编 杜凤兰 刘杰辉

王晓玲 周丽红

国防工业出版社

·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翻译中的“假朋友”即原语和译语中“形同(似)义异”的表达,它们貌合神离,似是而非,不但是翻译中的陷阱,也是外语学习中的盲区。本书在扼要阐述“假朋友”的成因及表现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英汉翻译实例,以误译解析的新颖形式,对英语词汇的特殊内涵进行明确、清晰的表述,能够有效帮助学习者树立跨语言、跨文化意识,是目前诸多翻译教材和词汇学习教材的有益补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望文生“译”:英汉翻译中的“假朋友”/成昭伟,张思永
主编.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7-118-06677-7

I. ①望... II. ①成... ②张... III. ①英语—翻译—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0148 号

国防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天利华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 $\frac{3}{4}$ 字数 312 千字

201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010)68428422

发行邮购:(010)68414474

发行传真:(010)68411535

发行业务:(010)68472764

前 言

朋友，一个多么温馨的字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过朋友有真假之分，真朋友就像久旱逢雨后的微风，清爽、自然，给人以无尽慰藉。而假朋友则像冬夜将逝的寒霜，只能给我们心底留下阵阵寒意。在学习英文或从事翻译的时候，稍不注意也会遭遇假朋友，而我们却自以为“他乡遇故知”，结果是被摆了一道而不自知。不信请看：

pigtail 不是“猪尾巴”，而是“辫子”；

gunship 不是“炮舰”，而是“武装直升机”；

liberal arts 不是“自由艺术”，而是“文科”；

odd numbers 不是“奇怪的数字”，而是“奇数”；

parkland 不是“停车场”，而是“园林地”；

shanghai 不是“上海”，而是“用诱骗的手段胁迫”；

lazy Susan 不是“懒惰的苏姗”，而是“餐桌上的旋转盘”；

Nancy boy 不是“名叫南茜的男孩”，而是“娘娘腔的家伙”；

know a thing or two 不是“略知一二”，而是“了如指掌”；

nobody the wiser 不是“没有人更聪明”，而是“谁也不知道”。……

如此等等，英汉语中的假朋友何其多！就让本书借你一双慧眼，助你走出望文生“译”的误区吧！

本书中的“假朋友”，其实是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false friends，许多翻译词典专门收录了这一词条（如 Mark Shuttleworth 与 Moira Cowie 合作编写的《翻译学词典》、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词典》等）。false friends 一词源自法语的 faux amis。《环球英语的奥秘》（1997）

一书的作者 Roger E. Axtell 将其定义为 words in another language that look like the same as English but mean entirely different things。如果不考虑特定的语言，“假朋友”可定义为：两种语言中字面意思相同而实际意义完全不同的词语。貌合神离的“假朋友”是翻译中的一大陷阱，也是外语学习中的盲区，如不予辨别，会惹出麻烦。本书在扼要阐述“假朋友”的成因及表现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英汉翻译实例，以误译解析的新颖形式，对英语词汇的特殊内涵进行明确、清晰的表述，能够有效帮助学习者树立跨语言、跨文化意识，是目前诸多翻译教材和词汇学习教材的有益补充。

本书得以付梓，要特别感谢我国译界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汪榕培教授。先生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几年来对我指正颇多，使我时刻不敢懈怠。此外，国防工业出版社辞书与外语图书事业部的相关编辑老师为本书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谨此一并致谢。

限于编者的学识水平，书中若有不妥之处，还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成昭伟

2009 年 10 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翻译“假朋友”探析	1
一、引言	1
二、何以出现“假朋友”	2
三、“假朋友”的分类	4
四、“假朋友”如何变成“真朋友”	14
五、结语	15
第二部分 翻译“假朋友”举隅	16
A	16
B	27
C	42
D	53
E	61
F	68
G	77
H	87
I	116
J	138

K	146
L	159
M	180
N	198
O	211
P	222
Q	240
R	241
S	254
T	284
U	310
V	316
W	319
Y	331
Z	334
参考文献	336

第一部分 翻译“假朋友”探析

一、引言

请看下面两句话的翻译:

A. He said no one could beat him at tennis, but he had to eat his words after losing several games.

译文: 他说打网球没人能赢他, 可输掉几场比赛后他不得不自食其言。

B. He always treats his job as child's play, which mainly accounts for his frequent dismissals.

译文: 他总是拿自己的工作当儿戏, 这是他经常被解雇的主要原因。

以上两个译文都出现了问题。A 中的 eat his words 错译成“自食其言”, B 中的 child's play 错译成“儿戏”。这两个错译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原文和译文的表达在形式方面相同或相似, 而意义却风马牛不相及。如果望文生义进行翻译(望文生“译”), 就形成了本书将要讨论的翻译中的“假朋友”。

“假朋友”(false friends)一词源自法语的 faux amis, Mark Shuttleworth & Moira Cowie 将其解释为 a standard term used to describe SL and TL items which have the same or very similar form but different meanings, and which consequently give rise to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on^[1]57~58。简而言之, 翻译中的“假朋友”即指原语和译语中“形同(似)义异”的表达, 它们貌合神离, 似是而非。做个不太确切的比喻, 春秋时期齐人晏婴曾云:“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 果徒相似, 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 水土异也。”橘和枳可算得上是水果中的“假朋友”了。

“假朋友”不但是翻译中的陷阱，也是外语学习中的盲区。国内外学者对此均有研究，国外的研究多集中在词汇方面（特别是同一语系语言间词汇的虚假对应情况），国内翻译界、汉外对比界和外语教学界（包括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学者对此也均有提及或做过举例性的描述，只是较系统的研究尚不多见。本书第一部分拟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现象做更进一步的探讨。

二、何以出现“假朋友”

造成“假朋友”出现的因素很多，从主体（译者或外语学习者）方面看，有主体语言能力较差方面的因素，也有主体在翻译实践或外语使用中望文生义、粗心大意的原因，如果把这些看作“假朋友”出现的主观因素的话，那么“假朋友”的出现还有更深层的客观原因，我们讨论的重点也将放在这里。

“假朋友”涉及两种语言的对比，简单地讲，假朋友出现的客观原因就是上面谈到的两种语言中存在“形同义异”的情况。在做进一步的讨论之前，我们首先看看“形”在本书中指的是什么。这里的“形”主要有五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就组成两种语言对比项中的多个单项（主要是一个词）的基本意义而言的。如果对比项中各单项（或主要单项）的基本意义相同或极其相似，我们就称其为“形同”，如前面提到的 *child's play* 中的 *child* 和 *play* 分别与“儿戏”中的“儿”和“戏”就形成“形同”。同理，*eat one's words* 和“自食其言”（或“食言”）中的各组成部分也极相似，也可称为“形同”。“形”的第二种情况是就只有一个单项组成的对比项的基本意义而言的。如 *sister* 和“姐”从严格意义上讲两者不论在词形（字形）还是在语音等方面都不能算作形同，而我们在某些情况下还是将它们看作形同，是因为两者的意义域之间存在包含或交叉的缘故，如 *sister* 还有“妹”之意。如果在翻译中将原文中本是“姐”之意的 *sister* 译成“妹”，这样也会形成一种别样的“形同义异”的情况，出现翻译中的“假朋友”。当然在实际翻译中有时确实很难断定 *sister* 的具体意义，这往往是造成翻译困难的因素之一。“形”的第三种情况指语法上的形。这涉及语法的方方面面，包括词法、句法

上的形，如主—谓—宾结构就可看成“他在看书”的“形”。如果说以上三种是较为广义的“形”的情况，下面两种“形”的情况则是较为狭义的。“形”的第四种情况指具体的词形（字形），多出现在两种书写形式部分相同或相近的语言中。如日语的“娘”和汉语的“娘”便是形同而义异（见下文）。“形”的第五种情况指语音，多出现在口说的语言中。如词汇学中的同音异义词（perfect homonyms 和 homophones）的“音”即是“形”。本书在下面的讨论中将在不同的情况中指形的这几种情况，当然要以前三种情况为主。

从以上本书对形的概念的界定来看，形的前两种情况其实都涉及了意义问题，因为形和义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又需将形和义区分开来，“假朋友”的“形同义异”就是这样一种区分。那么本书中的“义”指什么呢？我们用功能意义来统指概念意义（有时包括概念意义）以外的各种意义，如情感意义、风格意义、文化意义等。还以 eat one's words 与“食言”为例，很明显两者的概念意义是相同的，而功能意义则不同，前者实指“承认说错话”，后者则指“说话不算数”。读者不妨再查查词典，看看 child's play 究竟是什么意思。

以上我们对形和义做了一番界定，下面简单看看“同”和“异”的情况。一方面，根据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世界上各语言间差异的绝对性使得语言间在词义、语法、文化等各方面极少会出现完全相同的对应情况，因此我们在此也把“极相似”看作“同”。另一方面，即使语言间的差异是绝对的，语言间也表现出了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正是语言间的“同”成了语言间可译性的基础，也正是语言间的“异”为翻译设置了重重障碍，甚至是陷阱。

我们根据“形、义、同、异”这四个维度的有效排列组合，得到语言间的四种基本对应情况：形同义同、形异义异、形同义异和形异义同。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我们讨论的“假朋友”——形同义异的情况。为了更清楚地看清“假朋友”的真实面目，我们不妨先简单地分析一下其他几种情况。先看“形异义异”，这种情况只谈异，不讲同，属于完全不对应，因此不可能构成翻译的基础，如 book 和“桌子”，“我吃饭”和 He drinks water。“形同义同”的情况属于完全对应，词汇方面如 book 与“书”，句子方面如“我喜欢这部电影”与 I like this film，文化方面

如“隔墙有耳”与 Walls have ears 等等。当然还有翻译过来已进入另一语言中的词汇，如“白领”与 white collar 等，这种情况在翻译中可以对号入座。“形异义同”的情况比较复杂，属于不完全对应，是对应模式中最常见的情况，翻译中的困难多来源于此。此情况又可细分为两种：一种是“义同形部分异”，如 one stone hits two birds 与“一箭双雕”；另一种是“义同形完全异”，如汉语中的问候语“吃了吗”或“去哪儿”与英语中的 hello 或 hi 可以互译，即功能意义相同，而形却完全不同。至于本书讨论的主题——形同义异的情况，这里的“异”也有完全异和部分异两种情况，“形同义完全异”是常见的典型情况，如本书开篇提到的两例。“形同义部分异”不典型，指一种语言中用一个形式，另一种语言有多个形式来表达同一总体意义的情况，如 marry 和“嫁、娶”。

应该指出的是，由形同义异造成的“假朋友”不但出现在如英汉两种差异极大的语言互译中，还多出现在某些方面较为相近的两种语言中，如日文中的“丈夫”（实指“健康”、“结实”）不等于汉语中的“丈夫”，日文中的“娘”（实指“女儿”、“姑娘”）不等于汉语中的“娘”，日文中的“汽车”（实指“火车”）不等于汉语中的“汽车”等。即使在一种语言的变体中也会存在“假朋友”，以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为例，同为 billion、public school，在英国和美国的所指迥异。另外，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之间也可能存在“假朋友”的情况，如汉语中的“吃饭”，在南方特指吃米饭（eat rice），而在北方则统指饮食（have a meal）。最后，如果把身势语也看成是一种语言形式，某些身势语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的含义也是不一样的，如“跺脚”这一动作在汉语文化中表示愤怒，在英语文化中则指不耐烦，这样就形成了更为广义上的“假朋友”。

三、“假朋友”的分类

我们知道，“假朋友”的存在不但给外语学习者带来不少困难，也给翻译者造成了许多麻烦。本书侧重于从翻译的角度来进行讨论。

“假朋友”可以出现在词汇、语法、语用、篇章、文化等语言的

各个层面上，下面我们试图对“假朋友”做一下分类，并举例加以说明。

1. 构词中的“假朋友”

英语构词法有多种，如合成法、派生法、缩略法、截短法等。下面我们举例说明某些构词法中的“假朋友”。合成词如 **restroom** ≠ 休息室（需说明一点，我们这里的讨论以所举例的前者为准，如此例中的 **restroom** 是合成词，而“休息室”则是个词组）。**restroom** 指洗手间，而“休息室”则相当于英语的 **lobby** 或 **lounge**。另外的例子有：**drawingroom**（客厅）≠ 画室（**studio**），**godfather**（教父）≠ 神父（**priest**），**busybody**（好管闲事者）≠ 大忙人（**busy man/woman**），**busboy**（餐厅服务员）≠ 公交车售票员（**conductor**），**do-gooder**（空想社会改革家）≠ 做好事的人（**person who does good deeds**），**weekday**（工作日）≠ 周日（**Sunday**），**sweetbread**（一种甜美肉食）≠ 甜面包（**sweet bread**），**saltwater**（海水）≠ 盐水（**salt solution**），**greenhouse**（温室）≠ 绿房子（**green house**），**sea-elephant**（大海豹）≠ 海象（**walrus**）等。

派生词中有表否定的前缀 **un-**、**in-**、**dis-** 或后缀 **-less** 等，但 **indifferent**（冷漠）≠ 无差异（**not different**），**disinterested**（公正）≠ 不感兴趣（**uninterested**），**invaluable**（很有价值）≠ 毫无价值（**valueless**），**inflammable**（极易燃的）≠ 不易燃的（**nonflammable**），**infamous**（臭名昭著）≠ 不著名的（**unknown**），**priceless**（价值连城）≠ 一文不值（**worthless**）等。另外，**lover**（情人）≠ 爱人（**wife or husband**）。

2. 词组中的“假朋友”

如果说英语中的词和词组的界限还算相对清楚的话，那么汉语中的词与词组的界限要模糊得多，这里我们还是尽量以英语为准。如 **Blue Room**（美国总统会见亲友的房间）≠ 蓝色房间（**blue room**），**high school**（中学）≠ 高校（**college or university**），**white wine**（白葡萄酒）≠ 白酒（**alcohol**），**Old Wang**（王姓年长之人）≠ 老王（**Lao Wang**，不一定年长），**large cadres**（大批人组成的集体）≠ 大干部（**cadres**），**soft goods**（不耐用商品）≠ 软货（**a coward**），**street women**（妓女）≠ 街道妇女（**housewives of residential areas**），**personal remark**（人身攻击）≠ 个人评

论(personal review), how funny(多可笑)≠多好玩(what fun), feel terrible (身体不舒服)≠感到可怕(feel scared), yellow publication(低级趣味出版物)≠黄色出版物(pornographic publication), old tiger(年迈的老虎)≠老虎(tiger), political campaign(竞选活动)≠政治运动(political movement), eleventh hour(最后时刻)≠十一点整(eleven o'clock), dressing room(化妆室)≠更衣室(changing room), dog ear(书的卷角)≠狗耳朵(a dog's ear), a good sailor(不晕船的人)≠好水手(a salt), guinea pig(豚鼠)≠几内亚猪, Chinese rose(月季)≠中国玫瑰, English disease(软骨病)≠英国病, Indian summer(宁静愉快的晚年)≠印度的夏日, Greek gift(害人的礼品)≠希腊礼品, Spanish athlete(吹牛的人)≠西班牙运动员, French chalk(滑石粉)≠法国粉笔。

3. 一形多义形成的“假朋友”

一形多义,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形式有多个意义。其中一词多义是最常见的情况。两种语言中词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不外乎有四种,一是重叠关系,如 carbon 与碳;二是相离关系,如 run 与窗;三是交叉关系,如 make 与做;四是包蕴关系,如 uncle 与叔叔。在这几种关系中,交叉关系和包蕴关系都与一词多义有关,会形成“假朋友”。如 play 与“打”有交叉关系,前者有 play basketball、play football、play card 等搭配,后者有打球、打水、打架、打杂等搭配,但如果将 play 与“打”看成了重叠关系,那么初学外语者极易将 play football 中的 play 翻译成“打”,或是将“打水”中的“打”翻译成 play,这样就形成了翻译中的“假朋友”。类似的例子还有 see 和“看”,“看电影”、“看医生”都可以译成 see a film、see a doctor,但“看书”、“看孩子”就不能译成 see a book、see a baby。包蕴关系也易形成“假朋友”,如前面提到的 sister 和“姐/妹”一例。在此我们讨论一种特殊的包蕴关系,即一个词在一种语言中往往有褒贬两个意义,而其在另一种语言中的对应词只有一个意义。如 ambition 一词在英语中有“抱负”和“野心”褒贬两个意义,在汉语中只能用两个词来表达,在翻译中如将表“抱负”之义的 ambition 译成“野心”,就形成了翻译中的“假朋友”。又如习语 a bolt from the blue 可统指“突然降临之事”,并非只指“晴天霹雳”,有时还指好事的突然降临。

除一词多义外，一形多义中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如 bank 一词可指“银行”，也可指“河岸”，应是两个词，但如果把本是“银行”之义的 bank 译成了“河岸”，就形成了翻译中的“假朋友”。据说林纾当年曾把 The coat is very dear 一句译成“这大衣太亲爱的了”，一时传为笑话。不过，人们也常利用这种一语双关来营造一种幽默的效果。与此类似的还有通过截短构词法（shortening）形成的一形多义的情况，如 rock 既有摇滚（rock and roll）之义，又有岩石之义；cab 既指有篷马车（cabriolet），又指出租车（taxicab）。另外在缩略词中也有类似情况，如 W.C.既可指卫生间（water closet），也指免费（without charge）。此外，有一些同音异义词（homophones），如 principle（原则、原理）和 principal（主要的），compliment（称赞）和 complement（补充），stationary（稳定的）和 stationery（文具）等在口译中也易形成“假朋友”。

如果说以上所谈还只是在词的层面，那么一形多义形成“假朋友”的情况还会出现在结构层面上，这里谈谈歧义结构中的“假朋友”。歧义是多义的一种，具体而言，是指某种语言形式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人们对它实际上可以有不只一种的解释。英汉语中都存在大量的歧义现象，赵元任先生是最早提到汉语歧义结构的学者，吕叔湘和朱德熙等学者对汉语的歧义现象都做过较全面、深入的研究，这里的举例也以汉语为主。就书面语而言，歧义可分为词汇歧义、结构歧义、语义歧义和语境歧义。词汇歧义是由词的多义性造成的歧义，这在上面已经做过讨论，下面看看其他类型在翻译中形成“假朋友”的情况。结构歧义是由句法因素形成的，如赵元任在《国语入门》中的著名例子“她是去年生的孩子”可以有“她是去年出生的孩子”和“她去年生了个小孩”两个意思，分别译为 She was born last year 和 She gave birth last year，若据语境应为前者的意思而译成了后者，就形成了翻译中的“假朋友”。语义歧义是由词语间的语义关系不同造成的歧义，如“开刀的是他父亲”一句，这里“父亲”既可能是“开刀”的施事，也可能是受事，若为施事而译成 The man who was operated on is his father，则形成了翻译中的“假朋友”。语境歧义如“鸡不吃了”可指“人不吃鸡了”也可指“鸡不吃食了”，如果语境是在养鸡场，此句译成了 I won't eat more chicken，则形

成了翻译中的“假朋友”。当然，在语言实际使用中，真正产生歧义的情况并不多见，人们总能设身处地地理解或表述。

4. 文化差异形成的“假朋友”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语言体现了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英汉两个民族共有的事物有着不同的文化色彩，在颜色、动植物、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词汇或习语（包括成语）中都有体现。

1) 词的文化差异形成的“假朋友”。这里指词的概念意义相同，而语用意义（主要是文化色彩）不同形成的“假朋友”。正如我们前面对“形”的界定，这里的概念意义充当了形，文化色彩充当了义，也即形同而义异。动物词方面，人们熟知的 dog 与“狗”便是一例。一般说来，在英美国家，dog 是人之良友，而在中国“狗”的文化内涵多是贬义的。在翻译中应格外小心，尽量避免“假朋友”的出现，如将 a lucky dog 不译成“幸运狗”，而译成“幸运儿”。颜色词方面，如 red 与“红色”的文化内涵也不完全一样。中国的“红色”多是褒义，不但与喜庆有关，也象征着革命，国外的 red 虽也有喜庆之义，但有血腥、暴力的内涵，难怪 Hawkes 将《红楼梦》中“怡红公子”译成了 the Green Boy，因在西方 green 多含褒义。但这里译者到底应将“红”译成 red 还是 green 则涉及一个归化和异化的问题，最终将取决于译者的选择，如果译成 red 则还有一个“假朋友”变“真朋友”的问题，后面要谈到这个问题。价值观念词方面，如 individualism 与“个人主义”，西方的 individualism 是“主张个人政治与经济独立的强调个人主动性行为与兴趣的理论，以及以这种理论指导的实践活动。”^{[10][21]} 看来在西方价值观念中 individualism 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中国的“个人主义”长期被看作“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参见《现代汉语词典》2002 年前版本）在中国人眼中“个人主义”明显带有贬义，难怪有人建议将 individualism 译成“个性主义”。

另外的例子有：vinegar（坏脾气）与醋（嫉妒），bat（吸血鬼）与蝙蝠（吉祥），west wind（温暖）与西风（寒冷），owl（智慧）与猫头鹰（不吉祥），hare（胆小）与兔子（跑得快），petrel（预示灾难）与

海燕(顽强勇敢), liberalism(多褒义)与自由主义(多贬义), idealism(理想主义)与唯心主义, materialist(讲究物质利益的人)与唯物主义者, equalitarian(平等主义的)与平均主义的, intellectual(有学问但只讲空洞理论的人)与知识分子, propaganda(传播带有偏见的东西)与宣传(多含褒义)等。

2) 习语(成语)的文化差异形成的“假朋友”。习语或成语是一种特殊的词组,往往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精华。类似于词语的文化差异形成的“假朋友”,两种语言中的某些习语也会出现“形同义异”的情况,现举例说明。如 drop/cast anchor(安居或安下心来)≠抛锚(break down), running dog(随主人外出散步之犬)≠走狗(受人豢养而帮助作恶之人), dog eat dog(同室操戈,含惋惜之义)≠狗咬狗(坏人之间的残杀), make one's hair stand on end(因恐惧而头发竖起)≠怒发冲冠(因发怒而头发竖起), pull one's leg(捉弄某人)≠拖某人后退(bear a drag on sb), a walking skeleton(骨瘦如柴)≠行尸走肉(a dead-alive person), have one's tail up(兴致勃勃)≠翘尾巴(get cocky), the last straw(最不能容忍之事)≠救命稻草(a life-saving straw), have a fit(勃然大怒)≠试穿(try on), have a bone in one's throat(不愿开口说话)≠骨哽在喉(有话不得不说), in the same boat(处于同样的困境)≠同舟共济(共同渡过难关), move heaven and earth(尽一切努力)≠翻天覆地(earth-shaking), sing a different tune(改变说法或态度)≠唱反调(对立着干)。

上面所举的例子都是两个表达项概念意义相同或相似,而文化内涵(功能意义)不同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两个表达项概念意义相同或相似,而只有一方具有文化内涵,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形成“假朋友”。如 white elephant 除了指“白色的大象”外,还有“好看而不中用之物”的意思。而汉语的“白象”则不具有这样的文化内涵,难怪以“白象”为商标的商品出口欧美国家销量会出现问题。又如汉语的“绿帽子”≠ green hat(英文无“妻子对丈夫不忠”之意),“放屁”≠ pass one's wind(英文无“胡说”之意)。类似的情况也会出现在某些音译或意译词中,如中国的“钢星牌”某产品出口国外译成 GangStar,而 gang 一词在英语中有“帮”、“伙”的贬义,因此 GangStar 则有“匪首”之意。又如将“芳

芳”牌唇膏译成 FangFang, 而 fang 在英语中有“毒蛇之牙”的意思。

其实, 英语中的许多习惯短语既有本义(概念意义), 也有引申义(也是一种功能意义)。如 look out (还有“小心”之义) ≥ 朝外看, look into (还有“调查”之义) ≥ 朝里看, in the dark (还有“蒙在鼓里”之义) ≥ 在黑暗中, 等等。这就要求在翻译中根据语境等手段确定其正确意义, 以免“意此而言它”, 出现翻译中的“假朋友”。

顺便说一下, 以上情况不只出现在短语、习语中, 在单词和语用交际中也存在。如 pine 在英语中无文化内涵, 而“松”在汉语中就有“不老松”一说。tortoise 在英语中无文化内涵, 而汉语中“龟”则有“长寿(褒义)”和“王八(骂人话, 贬义)”之义。在语用交际中明显的例子如汉语的“吃了吗?”就具有两层意义, 一是想请人吃饭的意思, 二是只做问候语。而英语的“Have you had your meal?”则只有上面提到的第一层意思, 没有第二层意思, 这样的“假朋友”容易造成交际双方的误解。

5. 使用频率不同形成的“假朋友”

使用频率不同形成的“假朋友”是指概念意义相同或相似, 而在各自的语言中的使用频率不同而形成的“形同而义异”的情况, 当然这里的“义”主要是指由使用频率决定的语用意义。下面我们从词、句子两个方面来举例说明。

词的方面如 comrade 和“同志”, 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 “同志”一词目前在中国的使用频率在下降, 但从整体来看, comrade 在英语中的使用频率一直不如“同志”在汉语中的使用频率高, 并且 comrade 一词现在还有“同性恋者”之义, 因此在翻译中我们也习惯了将“王同志”翻译成 Mr. Wang, 而不是 Comrade Wang。又如 cadre 与“干部”, 在英语中 cadre 的使用频率很低, 甚至许多讲英语的人都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而汉语的“干部”则是个常用词, 因此有时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英文词来翻译。

句子方面如英语中的 thank you 要比汉语中的“谢谢”使用频率高, 虽然“谢谢”在中国人中的使用也渐渐频繁起来。另外, 使用频率的不同还体现在同一功能意义在两种语言中使用同一文体的频率不同。如在餐馆, 英国人和中国人要啤酒时用的文体就不同, 英国人用“Would you